

學文書局印行

寇
難
瑣
記

谷農退士撰

寇難瑣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寇難瑣記

三卷·清稿本
景印精裝一冊

撰者·清·谷農
出版者·臺灣學生退書局忠士全書

代表人·馬

發行者·臺灣學生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一一〇九七

定價新台幣一元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業字第〇八八四號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叙 錄

劉兆祐

寇難瑣記，三卷，不著撰人姓氏，但題清谷農退士撰。封葉裏題：「咸豐辛酉谷農退士隨筆，錄于鄉鄰宏農氏五柳簃寓舍。」終不詳爲何人。

按太平天國自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於廣西金田起事，至同治四年十二月譚體元棄嘉應州被俘爲止，十五年間，勢力蔓延十六省，陷城邑不下數百處。清世經此戰亂，國勢日衰。故治滿清歷史，太平軍之役，實爲重要課題。是書分三卷，卷一多記金陵、常州、姑蘇事；卷二多記烏鎮事；卷三多記武義、金華事。記事自太平軍起事起，迄咸豐辛酉（十一年）十一月止。所載詳於戰事經過及太平軍屠掠情形；而於當時清軍一再逃逸，遂使太平軍聲勢日熾，頗多微辭。如叙咸豐十年春，張軍門嘉祥銳意破賊，當時金陵在重圍中，可期指日成功；不料連旬陰雨，火藥潮溼；益以各營軍心不齊，先後期約都悞，終爲太平軍所敗。究其敗因，曰：「當是時，欽差大臣和春，總督何桂清，各不相能，軍門告急，連請發餉，和坐擁百萬軍儲，竟不應。何本白面書生，懦怯無能，意在自

衛，亦不發援師，由是軍無鬪志。」又叙咸豐十一年四月初旬，常州戒嚴，姑蘇危如累卵，有僞總兵馬姓者飛騎入城，直至中丞署見巡撫徐有壬。徐素柔荏無遠略，馬謂徐：常州危在旦夕，宜于城外堅壁清野，焚燬附郭居民房舍爲戰守計。馬復出城諭民，述中丞令，遂于閩門南濠一帶縱火，延燒數里。越日，又有真馬總兵賚告急文書至，始知前爲賊所欺。若此類者，皆直書不諱。

今檢其書，所述當時戰事情形，極爲周詳。遇有可疑，則從蓋闕：如咸豐十年二月初四，賊長驅入廣州，州守邵□遁去。於邵□下注云：「浙撫王友齡之婿。」又四月廿四日，賊至吳江，據其城，邑令田震澤與范□俱遁。范□下注云：「烏程南潯人。」其不苟如此。

是書或以年月繫事，或一事一則，體例不純；記事先後，亦無定例。然未聞有他本傳世，乃罕見之秘笈也；茲據清稿本影印行世。

清冬崖退士撰

寇難瑣記

清稿本

一册三卷

咸豐辛酉谷祺退士隨筆
錄于瑤鄉宏農氏五柳簃
寓舍

粵匪難靖記卷一
十二年中蔓延三十年十一月由廣西金田倡亂以來
數古來黃漢之黃巾赤眉唐之黃巢宋之方臘明唐
使西既不能據城固守又不能撫眾苟安專事焚殺
掠恣意淫戮所到之處盡化爲墟草竊之流慘毒
生之靡爛至此已極守土者聞風驚避領兵者
棄城以遁謀之不可勝誅專昧姑息並不
令賊勢日熾視同敝屣而又軍餉不
敵使然亦由人事之失耳是謂
數之過與雖曰劫殺使然亦由人事之失耳是謂
兵數萬金達在重門嘉祥饑意破城連營百里精
大食遇力盡圍數十日逼奏膺功城中精

盧賓有數百悍勇賊乘勢直衝大營。張軍門在後自後東霸達平溧陽相結陷沒而直逼昆陵矣。當是時欽差大臣和春總督何桂清各不相能。軍門無門，書生懦怯，與能意在詎衡亦不獲援師。尋由是云接為百姓驅出境，遂不知下落。扁舟潛至常清。

夏四月初旬常州戒嚴，姑蘇危如累卵。即有僞總兵烏岱率衆急入城，直至中丞署見巡撫徐有壬。徐素棄刀徑出城，諭民居為算守。計徐獨謀未決，馬曰事急矣，橫一帶鋸。

郊民速奔入城，直至中丞署見巡撫徐有壬。徐素棄刀徑出城，諭民居為算守。計徐獨謀未決，馬曰事急矣，橫一帶鋸。

火延燒數里初五六兩日事也。越日又有昌總兵
內督告急文書至。始知前為賊所欺。協已無及。時城
在言至上海募兵。先是廣東潮勇勁悍。根底謀臣
測薛為郡守。時大加誅戮。其党潛者尚多。至是逼
蜀城外。申丞亟招之入屋而遣者約萬數。張不能
禁止。十三日黎明城破。中丞徐有壬死之。按察使
大罵殺者。知府吳雲歸安人。城未陷。盡皆逃去。
先是四月廿四日。賊至吳江。據其城邑。令田震澤以
營。率湖澗人。南犯道。遂下平望。連艘數百。泊鷺脰湖
中。枕藉死者岸上。河濱相望于道。時未城臺無
防堵。城門洞開。鼓譟而入。知府張玉藻早避去。知

又增修完固。塘船雖有吳砂錫者，雖素行無賴，此時深明順逆，而徒糾眾奮力死鬥。賊見之，既曰：「革櫓竹竿里，無石望風先潰。」未有如斯子之勇往者也。卒以窮窮不敵，身被殺鎗而死，可謂得其所矣。此機一失，我軍奪氣，遂于王江泾三里橋設立稅務，置閩桐蘇嘉一帶，未能旦夕收復，則趙氏之先歸誤之也。或曰：「寇多謀略，機變多端，以保之者，不可以不慎。」韓櫓宜當思先發制人，庶幾後悔。人庶知後悔，十年庚申正月，浙江巡撫羅遵殿先於廣德置接壤之山僻處，撤去界牌，全罷戍兵，其意不過節省兵餉，以免糜費，豈知數年來種此障蔽，藏逋所，以不敵窺浙西者，即此之由。自此處無防守，清江友直于二月月初四日，長驅入廣德州，守御之兵，盡棄城邑，逃歸，州府空虛，不知所為。直擡四安鎮，鎮設糧臺，苟去民情，擾亂不知所為。

局總王可通人無知者遂從間道陷武襄孝豐安吉等與道
山往崎嶇攀蘿攀蘿攀蘿所過之處患遭殲殺又入德城
清楚掠數日去獨長興有圍練義勇精銳敢戰賊軍畢登城
城築四十五餘日謀發矣無暇顧而二餘眾聚而立營者有輪流
奸淫至死者有棄諸中道卒轉廬舍而卒斃者有輪流
斷頸或折一手或留一足半生者傷心有輪流
焦營日望歸望背是時自長興至苦城西門外過成
門民勇四面圍之立有黑虎大王者尤猛力長興
不走當是時有李廷泰鎗砲亂發竟殪其去路
致潰散賊中投順者多觀望待李廷泰至萬里果敢有
幸有肅總兵睡至萬里果敢有督力能與軍

士同甘苦，正慶戰時，忽飛騎接一令箭，箭上刻
勞字，蓋疑城內主帥招之入援，遂聚衆鳴金退保
嘉城。其竇城中不知，蕭之何以奔回也？已而賊蜂
擁而來，蕭力竭死之。其屬三千入城，查問令箭事，
同程安西、王邑令暨紳士趙景賢等為之發喪，請卽
日歸葬。蕭有如云：「城隍神所召以赴，蓋精誠
感神明相助，神母豈有如此？」卽守瑞車
輦送歸。蓋精誠感神明相助，神母豈有如此？」卽守瑞車
輦送歸。

杭者，城弱旅既少，又疎防，守當賊之由，僅
也。所過湖屬數與山路，巖險，又經餘杭新城等處，
背衝夜疾走，不聞人聲。于二月十八日至此，新開
外敵處，草密酒肆，鴻作商賈，益伎狀已而有飛騎
者，直奔向。前疾呼殺，妖頃刻間，刀棒腰鎗，在手易
一衣露頂，則盡長毛也。隨即縱火延燒，十餘里，已殺人
麻矣。一時倉猝，文武官員登城，固守，種城外，已殺人民如房舍，至西

十九日

觀音

大士

誕辰

賊從

城外

繞道

至西

升遁遠者不能僂指仁和县李基與難在籍兵部
侍郎戴巡知府俞提俱殉節生靈之荼毒不堪言
踏及被戮施安撫數姓士貴購棺千具不足則以門楣空
櫈檻木四面束縛以鉗其尸不能遍給僅裹首足
投于萬松廟振轍大坑塗之嗚呼天之浩劫誰
寔使之謂非人事所感召與王道平者不知何許人以測字推命占卜為業售
居杭城日乘簑於梅花碑畔已五六矣為人溫
和而貌亦柔莊與隣女往還無朋言上客忽言此
地嘗有變異吾素推究之甚應當有明鑿人亦
不信之遣二月月下旬長毛攻圍甚急無不危悚至
有喜色詰笑自若有是之者此子可慮兼其他
往潛入寓所臥室見一蓬箠封鏽甚同皇帝視之
書札充牵中有個長毛密謀令伊刻期發兵來者

此時圍城兵馬盡拔湖會垣虛城之圍以赴其失
宜速在夢中也此人處心積善盡解其圍已久好謹不可
使招承且中正不加細勦妻請馬太守審覈得理約
也衆恨切且我非王道平乃彼野哉壽為平道馬是王寔遂抗
霄善道近上官竟首於十六日到而盡署太守為平道馬是王寔遂抗
至馬亦入夢馬行館內有井鈎而不出之索財物已進仕城陷署太守為平道馬是王寔遂抗
免无友前任知汝府貪雙鈎而不出之索財物已進仕城陷署太守為平道馬是王寔遂抗
亦有友前任知汝府貪雙鈎而不出之索財物已進仕城陷署太守為平道馬是王寔遂抗
盧中丞平日武備江鶴年四十可憇也遂害之并所藏以獻乞賜其家屬于難
居民遷徙不暇為守城計也追兵臨城下中正責日
湖城告急置若罔聞時舉行武備試中正責日
日比校不暇為守城計也追兵臨城下中正責日
者許日